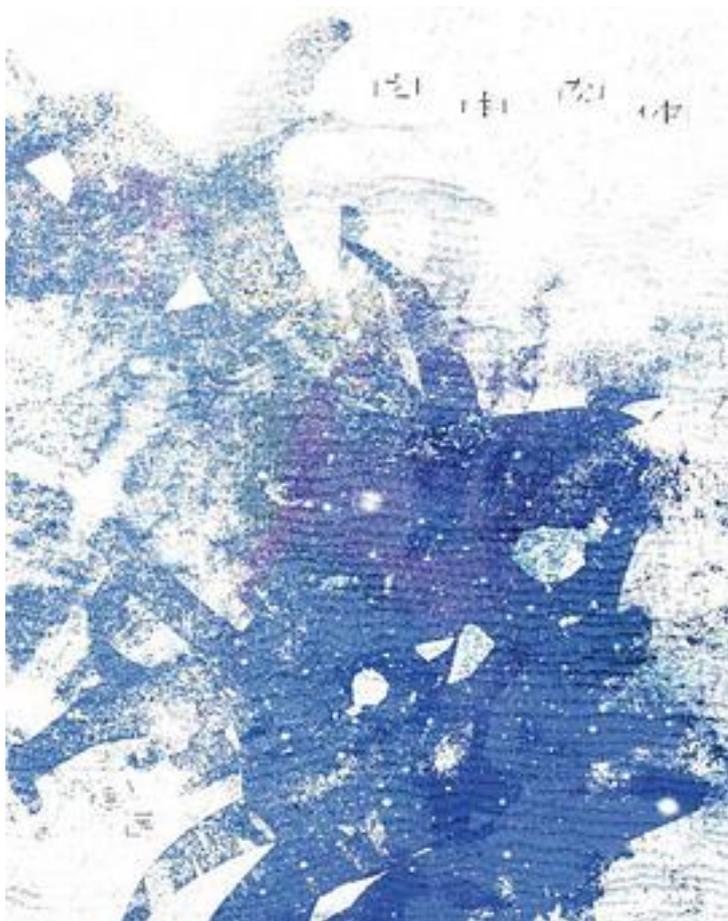


自由肉體



[自由肉體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隱匿

出版者:有河文化

出版时间:2008

装帧:

isbn:9789868471207

序：讀《自由肉體》——致隱匿不為人知的底細

鯨向海

據說，隱匿以前還像是正常人一樣上班，持續做著催人老與呆之事的時候，偶爾在辦公桌前悚然驚立而起——同事曰：「你是得猴喔！」隱匿表示他往往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幹嘛。我想這是隱匿所以要出詩集的原因。畢竟他這個人非常富有實驗精神，甚至連餵螞蟻吃鼻屎這種事情都做得出來，沒有道理不出詩集。（隱匿曰：「麥牽拖。」）

由於此類驚疑不定的人生觀，導致隱匿擅長書寫一種兼具「樂透與倒楣透」，「令人想下跪」，「嗚咽、飲泣、鼻涕與眼淚共奔流」式的，卡在某處矛盾羞愧不已的生命窘境。不知道是他善於觀察到其他人的窘境或者善於讓人生變窘？窘境使人發笑，但骨子裡卻是自己的悲傷：「可憐的／小女孩，與一支正要燒完的火柴。／如此平均分配，每夢一百首，每首經歷／五億個地震，半個時代。」我以為最悲傷的是「平均分配」這幾個字，因為資源太不足了，一個小女孩的一生，卻有那麼深長的夢境；那麼多「粼光閃耀的細節」，導致了隱匿之窘。

「有河book」的存在，彷彿此時代所有人的窘境，由隱匿和他先生686努力經營著。利用自己的窘境來反照他人之窘境，〈老吾老以及老別人的老〉，「無聊地感傷」（「流淚如挫賽」？），隱匿是這樣的自我犧牲；〈人生不如意事睡著了十之八九〉，但他是一個充滿戰鬥意識的失眠者。這是一家象徵物質與精神的鬥爭，夢想與現實的對抗的獨立書店；年度排行榜，最暢銷的居然都是詩集；令人雀躍的表面底下，所謂「暢銷」，也不過就是幾十本的銷量而已。再多友情的支持，終究抵擋不住慘澹經營的事實。河友們的最大惡夢就是有天突然傳來「有河」倒閉的消息；我們都害怕這夢想像是小女孩僅剩的最後一根火柴，瞬間消逝於嚴寒的隆冬夜晚。只差沒有四處借錢的隱匿，卻可以自得其樂地擊壤歌頌自己的生活：「時間與空間／在書架與書架之間／悄悄地轉換／所有的書回復成為樹木／所有的鉛字還原為泥土……我想我會甘心過這樣的日子」。

對此人間的要求，他本質上是不滿足（隱匿小時候就想過：「會不會，我們所在的這一顆叫做地球的東西，其實就是地獄啊？真不知道我們都是作了什麼壞事才會被打到這裡來的？」），這社會無法供給他要的；他成了在無聊與痛苦之間翻來覆去，碎碎念的詩人。儘管有時隱匿會突然陷入一種「生存不正當感」裡面：走路都盡量貼牆，盡可能少呼吸一點空氣，覺得嬰兒看到自己都會哭，路邊的野狗一定會咬自己，隨時隨地進入腦死＋失語狀態……他始終也不過是想「稜線優美」且「有大而明亮的風吹過」地好好活下去。有時笑說他滑稽，他會忍不住手肘齊胸反過來大喊自己認真——我相信他是認真嚴肅地在發覺這個世界的滑稽。那麼，由「粼光閃耀的細節」與「無聊的感傷」組成的囧世界，不知道可否算是隱匿的詩核心？變造隱匿喜歡引用的昆德拉在《被背叛的遺囑》書中的某一段內容就是：「隱匿太太，您是反對或贊成滑稽的呢？」「噢，不、不，我是詩人。」

隱匿是習慣性遷徙的游牧民族。他對〈搬家〉的觀感是這樣的：「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搬家的麻煩，其實都不在於上述的這些。／搬家的麻煩，看起來十分愚蠢，然而和地球上許多其他的麻煩比起來，它其實有著深刻的寓意。只是我們暫時還不能明白。」這是經典的隱匿口氣，緊抓著對於各種事物的質疑，通常從某個命題開始，演繹過程多有忍不住的幽默，但往往不一定皆有答案且老是落入無奈：「雖然到了最後，你還是看不懂我的詩。／但，這已是我所能寫的，全部。以及，最清楚。／反正，事情本來就是這樣。／然而，你永遠不會知道。」果然我們什麼都不知道。

關於寫詩到底在寫些什麼，隱匿曾有精采的自白：「每一首詩都不是我原本想寫的，或說都是不完美的（辛波斯卡也這麼說嘛）……」「頃刻之間寫完之後，突然間產生了無比的勇氣！！我心想：腰瘦喔！這種詩都寫得出來，那殺人放火也沒有問題了！！」「耶、耶！……如此歡欣鼓舞一陣子（時間長短也許依詩的成功度而定），熱度退去後，我卻常常會責怪自己：寫這什麼東西啊？這樣根本不對、或者不夠嘛！不過通常已經無能為力了。」

萬米跨越障礙賽第一名的跳躍性思考中，隱匿喜歡辛波斯卡、波赫士、納博科夫、卡夫卡、三島由紀夫、孫維民、張大春、夏宇、顧城還有鯨向海（呃，他堅持要列入我的名字）等等。他說：「每一首詩都有它自身的命運，這是寫詩的人所不能預測與干涉的。」

」所以也很少讓這些人來干預他的詩。偷偷摸摸的隱匿認為詩是日記的替代品，刻意把詩寫的錯綜複雜不正經，認為這樣才可以避免自己太過認真。他大約就是抱著：「反正老娘就是亂寫，你想怎樣。」的心態，或更一念之差地說是這樣的：「就算我一生都寫得很爛很爛很爛好了，但我畢竟還是一個人啊。」以往每天騎車上下班的路上、或者在公司吃午餐時，他常受到一種幾乎是詩意的侵襲，不過很快地又會被別的雜務所驅散。他為此感覺到一種模糊的屈從，和一種英勇的茫然。這也是他貌似散文的詩歌風格，乍看充滿了「雜務」，一探底發現竟有源源不絕的詩意的緣故——他最在意的是在與現實生活的擦撞中所感受到的，是否能夠以適當而有趣的方式完成一個記錄。如果一定要分出高下，他寧可選擇生活而不是詩。

所以隱匿的情詩寫成這款：「那夜送你走了以後／我又變得更瘦了／因為有一半個我／撲身向你的懷裡／想跟著你回家去」但你又不禁感動，因為隱匿的身材還更少於他老公的一半。另一個關鍵字眼是「撲」，這侵略性的動作，也是隱匿的另類愛情手法（譬如：〈不漂亮的道別〉看似一首悲傷的被拋棄詩，讀到最後，我們才發現這是一種反擊詩。）而除非像是〈偶爾也該有人為大肚男寫一首詩〉這種無可抵賴的之外，隱匿一如往昔否認情詩是寫給他老公的；這就是他另類的地方——雖然擦亮過許多次愛情的火摺子，即使不是以符合規定的方式，他更傾向於把自己的幸福當成一種笑話來對待。

他某些形似「散文詩」的作品（我也不敢驟下斷語是什麼詭異文類）；把意象稀釋到最少，引入大量的對話情節，善用頓挫長句創造節奏，像是小說散文詩的三位一體。我指的是〈搬家〉，〈最漂亮的道別〉，〈老娘不幹了〉，〈等下班或者等死〉，〈河況〉等等。彷彿一個解放者，〈重點都不要畫紅線〉：「就像一隻厭世的吃自己大便的狗那樣地／從古老而頑強的食物鍊裡／跑出去」，隱匿就這樣大搖大擺離開了詩與人生的食物鍊，像是黃昏時他騎下班的機車，遵守著奇怪的規則，甚至改吃別的詩人不要的「大便」。

如果你看過隱匿的畫，他的畫通常給人一種滿溢的感覺，那種畫風像是要突破紙面，無法忍受被限制在框框裡。也許因此隱匿的詩裡充滿了離開，道別，逃跑，去更遠的地方以及「還想去哪兒玩？」的主題：「儘管大家繼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／竭力裝出莫測高深的表情／假裝曾經到達過別的地方／然而我們總想偷偷的／跑出去」。隱匿喜歡野貓，大概也是出於一種惺惺相惜的心理；他寫給野貓的詩裡提到：「我喜歡／在那裡呆一下／假裝自己也像那樣／曾經那樣／或即將那樣」。這說的是他的人生，也是他的詩觀？他的詩擅長排比形式，也許是一種預防失控的機轉，一種整齊劃一的「假裝自己也像那樣」技巧；儘管內心深處所渴望的可能完全不是那樣一回事。

如同大部分的詩人，隱匿的詩難免滿布著生死的議題。細微幽默如蟑螂面臨拖鞋的威脅，發人深省如〈活著寫詩〉〈逐漸的死〉（「讓我們死。」）等等。生死也許就像是「起皺的海面平緩的山／平緩的海面起皺的山」不斷交替輪迴〈一種害怕的方式〉：「光陰一節、一節地退讓／像是一種割地賠款／我也隨別人搖晃著／也吹亂了髮／卻不想承認／那個遠方的月台，其實／就在我願意下車的／那一站」。

對自由的嚮往，對生死的焦慮，也反映在泛／犯神的信仰上。因為什麼都可以是神（蟑螂是神，書店是神，撿破爛的也是神……），什麼都很神，導致最後什麼都不神了。在〈我想我將會後悔〉這寫給「有河」的續詩裡，卻也彷彿感謝神恩：「我不應該遇見這麼多美好的故事／我不應該接觸世上最善良的心靈／我將會忘記人世險惡／我將會被寵壞／我將會……說不定／在說過太多次感謝之後／我將變得忘恩負義？」相較於隱匿最喜歡的詩人之一孫維民虔誠對神的寧靜憤怒；隱匿從容地疑神，他在這首詩最後的PS是「寫給有河之友們，旁及曾路過此地的水鳥、貓咪、夕陽、淡水河、觀音？上帝？…」是的，無論是觀音或者上帝他都是打問號的：「所以說，也許到了最後／這首詩還是變成了一首宗教詩？／祂真的住在您的心臟裡／祂也住在您的雙螺旋基因／祂住在您的額葉與蛀牙與香港腳……祂也住在狗的身體裡／祂住在草葉上的露珠與蒸騰的水氣／祂住在遠山含笑或者土石流裡／／祂因其不在而無所不在／我們因為無能為力而無所不能」（「這就是命啊。」）

〈南無撿破爛菩薩〉引起網路震撼。他的悲憫把撿破爛的人人格化了（這和把蟑螂也尊稱為神的反諷是不一樣的）。另外也把撿破爛這樣的工作昇華為一種普渡眾生的作為；世間的諸多破爛，無論情感或理智層次，皆可以獲得救贖。『「壞嘴斗、壞搖飼、壞政府、壞年冬多肖郎……拿來賣……」／「挫賽、結屎面、賽咧滾、駛你老母、帶賽、衰小……拿來賣……」』形式簡單，境界深遠，意義反轉，哀戚又可笑，隱匿最出色的詩，大抵皆有如是特質。二樓獨立書店，讀者如我們等等，可能都是隱匿這泥菩薩寫詩過江要渡化的某類「破爛」吧。

簡單補述一下，我是怎麼被渡化來到目前的處境的。那是有天隱匿在留言版上說：「總之你這個讀我的詩超過七年（而且幾乎每首都遭染指）的傢伙，寫序的事真是不做第二人想的啦。」就這樣，於此在淡水街頭連隨便一個閒逛的路人甲遇到隱匿時都忍不住催促：「什麼時候趕快出詩集啦。」之氛圍下，我光榮地得到了幫隱匿寫序的機會。

村上春樹曾洩漏他寫旅行文學的秘訣是：「別和大家去一樣的地方啊，別和大家做一樣的事情啊，這是旅行文學的鐵則之一。不過，和大家去一樣的地方，和大家做一樣的事情，寫和大家不一樣的東西，同樣是旅行文學的另一個鐵則。」類似這種有意識的邊緣書寫策略，導致隱匿成為那種老是偏離核心的（差一點點的女人）。凡事差一點點，於是出現完美傾向；凡事隱藏一點點，於是充斥不可告人的窘境。因差一點點而獲得了自由：「老娘不幹了。」雖然仍差了一點點，但深深瞭解過看似無關緊要的表面，所以其實「每一個字距間的藏污納垢都是光」。

PS另外覺得，《自由肉體》固是不錯的詩集名，但更私心偏愛像是《老娘也差不多該出詩集了》這樣振奮人心的名字，雖然認真悲傷的隱匿絕不同意當初這個他自己在網路上滑稽的提議，然而滑稽往往是更精準的悲傷。

作者介紹：

隱匿，出生於彰化縣某靠山的小鄉村，以芭樂聞名。現定居於台北縣某靠河的小鄉村，以文旦聞名。

小時各種才藝競賽獎狀可以當壁紙使用；國中進入失智狀態，數學總是考零分，徹底放棄學業，勉強從某高職畢業。沒考過大學聯考。畢業後因找不到工作，曾當過店員。後來從事各式設計工作，換工作和搬家的次數都超過三十次。

開始上網後養成寫詩的毛病，目前為止仍十分著迷。在網路上認識了結婚的對象，婚後與先生在淡水河畔開了一家獨立書店：有河book。

寫詩七年半，約有詩作兩百首，其中一半不堪入目，另一半再篩選出六十六首，終於2008年集結出版《自由肉體》（有河文化出版）。詩集名來自有感於肉體之不自由，甚至整個人生就像自由落體一般，只能不由自主地向下墜落，唯有寫詩能得自由。

目錄：

[自由肉體 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诗歌

詩

台湾文学

女子

评论

簡樸、明朗的生活觸感，依稀是辛波絲卡的台灣傳人。

很有個性的獨立書店人~

[自由肉體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自由肉體_下载链接1](#)